

經史百家雜鈔

冊四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絳諫伐戎之辭

遺啓疆諫民晉

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奏議之屬一

合肥李鴻章校刊

書無逸

鴻書印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曰。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戒嗣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誡，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詈者可儆，不可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竊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鼓檮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賁。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饗饗。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以上舜去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龙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
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
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
力黷武」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
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淫於田并以諫獵」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德
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遠啓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
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斂。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不務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郟。郟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鑒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櫜。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妻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遣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洽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賴客之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騾。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等搏箏。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

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軌。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廬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鬻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鬻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讎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讎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重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瘵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尉不輕得復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一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黻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絺。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頽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
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
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
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
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
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
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
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
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
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
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
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
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
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